

长篇惊险特战小说

- ◎ 一部四川名城风雨黎明的秘史
- ◎ 一幅天府之国色彩斑斓的风情画卷
- ◎ 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嘹亮凯歌

胡泽焕 (著)

风云 古城

长篇惊险特战小说

风刃古城

胡泽焕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PUBLIC LITERATURE &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风云古城 / 胡泽焕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240-549-3

I. 风…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6045 号

书 名	风云古城
著 者	胡泽焕
责任编辑	崔晓华
策 划	报时鸟文化传媒 / 颜斐
封面题字	尹雪波
装帧设计	张海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00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序 言

116

胡泽焕先生的长篇特战小说《风云古城》讲述的是四川历史名城南充风雨黎明的故事。毫无疑义，那是一场尖锐激烈的血与火的斗争，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庆向川北的挺进，那场斗争最终催生了新南充！对于我这个年逾九旬的当事人来说，当青春变成白发、韶华为回忆取代之际，重温书中所展现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以及我所熟知的那些人物和那些重要的事件，当年的焦虑与期盼、喜悦与愁苦，不屈不挠的战斗历程和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依然激动不已。

我在解放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发表过不少研究源远流长的四川文化艺术的文章，出版过《太蓬山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我读到的一部精心描写古城地下斗争秘史，高唱正义战胜邪恶凯歌的革命历史小说。应作者写序之邀，我注意到了作者生在高坪、长在高坪，亲眼见证了古城的和平解放；是在边疆长期工作退休后返乡探亲，通过采访当事人和查证历史资料为家乡两个文明建设增砖添瓦的行动，令人倍感亲切。

这部小说具有三大亮点：一是在场景和情节的设计方面不落俗套，真实可信。作者生动地叙述了在炮选乡长、岳武暴动和武装劫狱的激烈斗争中，古城各类人物的生活信念和行为准则，他们走过的道路和最终的结局，既是历史事件的缩影，更与时俱进而具有现代意义，达到了真实可信的目的；二是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复杂多变，互不类同，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三是语言文字犀利，在遣

词造句方面准确鲜明，生动活泼，令人一读三叹。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和”。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活，就要去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当然责任有大有小，但真诚、执著和奉献确乎相同。一个人必须懂得历史，学习前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积累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能锐意改革和创新，做到与时俱进。为此，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确立自己的信仰和立场：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还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这是摆在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解放前，干革命是要流血甚至是要掉脑袋的，没有这种勇气和为之献身的精神，是不可能参加革命的；即使一时参加也会半途而废，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抛弃而沦为罪人！相反，那些站在历史舞台上的许多人物一旦认识了真理也就自觉地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推动着历史的前进。长篇小说《风云古城》生动而感人地描写了当时条件下南充各类人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他们所走的道路和结局，无不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重温历史就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它让享受幸福生活的当代人们，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详的青年一代了解旧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及平民生存的状况大有裨益，明确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从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自觉地承担起历史责任，构建和谐社会，达到功德圆满！

热烈祝贺长篇特战小说《风云古城》面世，并期待胡泽焕先生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上有着更高和更新的突破。



（本文作者为四川省南充市文化局离休干部）

插图：



作者采访革命老前辈、当年的地下党，敦促古城南充县民众自卫总队和平起义的重要当事人王化先生合影。

（刘晓鹄拍摄）

目 录

序 言	王 化
第一章 清水浊流	(001)
第二章 川北的人火气大	(016)
第三章 八仙过海	(039)
第四章 点石成金	(058)
第五章 有困难找老朱	(077)
第六章 几回梦醒鸡鸣时	(092)
第七章 红白政权	(111)
第八章 驱狼	(125)
第九章 四川“穿”了	(142)
第十章 决胜黄花岭	(158)
第十一章 胜败兵家事	(179)
第十二章 回马枪	(200)
第十三章 逼	(217)
第十四章 权中之权	(235)
第十五章 “我奉命接管省监狱”	(251)
第十六章 鹤鸣朝阳	(265)
后 记	(275)

第一章 清水浊流

1

东方破晓的时候，胡豫文做了一个带领清水武工队攻打川北重镇南充的梦。

天边，三星西沉，一钩残月。晨曦中的鹤鸣山朦朦胧胧，绵亘在嘉陵江东之滨。胡豫文率领清水乡的武工队员急速地攀登鹤鸣山。抬眼望去，山顶上那座历经千年风雨不衰的宋代无量宝塔，宛如身披银色战袍的历史巨人，昂然挺立在苍松翠柏之中！

晨风乍起，鹤鸣山的宁静骤然打破。喜鹊站在枝头喳喳地叫唤。“咕咕，咕咕”。密林深处，鹧鸪声声。醒来了的白鹤群，乱纷纷地挤在苍松翠柏的树梢上，忽而翩翩起舞，忽而阵阵啸鸣。突然，它们一群接一群地展开翅膀在蓝天翱翔！

胡豫文挺身站在无量宝塔的塔基上，透过薄薄的江雾，观察一江之隔的古城南充：东西宽七八里、南北长十三四里，纵横八十多条街道、面积三平方公里的川北重镇，恰似一个头枕舞凤山，面临浩浩江水、背靠西山曲体而卧的大家闺秀。滔滔不绝的嘉陵江水生怕搅碎了睡美人的闺梦似的，静静地围绕着她的胴体向南，奔向陪都重庆！

胡豫文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对照手中的地图，仔细观察南充专员公署及专署警卫部队、国防部驻军部队与南充县警察局设防的情况；西城、北城和东南三镇的镇政府，工业大户丝三厂、蚕种场以及人才荟萃的师范学校的具体位置。确认无误之后，注视着嘉陵江对岸的中渡口。

中渡口码头，人吼马嘶，又一支军队在渡江！整齐排列的军旅方阵吓跑了担水叫卖的小贩。匆忙摆渡的木船，代替了往昔清晨在江中撒网的渔舟；三五只返回的空船渐行渐远，七八艘满载的渡船愈来愈近，军人们帽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清晰可辨！

“狗日的过来了，消灭他们！”胡豫文想起“半渡可击”的战例，取下头上的青天白日军帽，忽地一扔，命令跟在身后的乡丁龙先飞，“传达命令：打起红旗，吹响冲锋号。强渡嘉陵江，向古城南充进攻——”

“全体注意！”龙先飞高声传达军令，“打起红旗，吹响冲锋号。强渡嘉陵江，向古城南充进攻！”

噹噹咣咣。军号震耳欲聋呵！一团红光一闪，火一样的旗帜在鹤鸣山迎风招展！胡豫文举起王八抬子打了一枪，敏捷地跳下塔基，边跑边喊：“攻打古城南充的时刻到了！兄弟们冲呵，杀呀……”

就这声洪亮的喊叫，顿使胡豫文惊醒。醒来方知南柯一梦，翻身坐了起来。想起梦中的情景，哑然失笑了！

这是公元1946年秋冬季节的一天早晨，胡豫文不清楚公历是啥日子，但记住了



是民国三十五年——农历丙戌年的九月初九日，寒露节气之日。

假如不是昨天在清水场发生了开枪的事件，他就不会立即做出竞选清水乡长的决定；假如不参加乡长的竞选，他就不会星夜走古城，现在也就不会僵卧在旅店的床上了。清水是山区，冬天来得早。立秋以后，太阳越走越远，气候明显地起了变化。过了秋分，凉风袭人，树叶飘零。到了寒露的节气，北风呼啸，田间地头一遍白霜。秋收冬藏。农家很少出门干活了，乡政府也要推迟一个小时上班。那样的话，他就会安安稳稳地在家中睡个懒觉，不会在黎明之际做带兵打仗的梦了！

住在外屋的龙先飞听到胡豫文惊叫，立即冲进里间。见他像个弥勒佛似的端坐床头，轻声叫道：“乡队副，你又说梦话了！”

胡豫文歉意地一笑：“我好像喊叫了几声。喊的啥子，记不得了！”

龙先飞走到窗前看了看，确信无人偷听方走到床前。笑道：“你喊‘攻打古城南充的时刻到了！弟兄们冲呵，杀呀——’幸好是住在江村坝的幺店子，李老板是熟人，不然就有麻烦了！”

“说得对。这儿南来北往的人多，情况复杂。”胡豫文穿戴整齐，一边挎枪一边解释，“我有说梦话的毛病，一般只呆在清水场，就怕外出住旅馆时说梦话招惹是非。”看了看手表，说道，“老么，我们走吧！”

“好！”

出门带雨伞，鸡鸣早看天。龙先飞望了望天空，又是一个大晴天！这个办事谨慎的小伙儿十八九岁，高挑儿的个子，穿一身土黄色的保警队服装，打着绑腿，浑身上下透露出朝气、秀气、帅气和灵气。不过从背后看，身子骨到底单薄了些。其实，他在姐姐出嫁，长兄被征入伍以后，跟着胡豫文当乡丁3年了。龙先飞回头瞥见胡豫文在过道照镜子，笑了笑，停下来等他。

胡豫文年轻时上过黄埔军校，养成了军人出门不忘整理仪容的习惯。看见过道的尽头立着穿衣镜便靠了上去。不看不知道，看了惊一跳！竟然不认识镜子里头肤色黝黑的胖大男人了！愣怔好一会儿，却又孤芳自赏起来：“这个高额阔嘴，目光犀利，神情庄重的胖子，不正是清水乡的山民冠以办事公道，奸宄之徒望而生畏的乡队副胡豫文吗？是的，是的！美中不足的是，肚皮像笄箕背一样地拱起了呵！”

龙先飞到底年轻，忍不住催促：“乡队副，走吧！”

胡豫文按了按隆起的肚子，快步走到院里。店老板李贤龙欢叫着迎来：“乡队副呀，早饭不吃哪能走呵？敝店虽小，吃住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今天早晨专为你备下了‘羊肉米粉’，川北一绝。你过去住店，每次都要吃几品碗的哟！”

“多谢李老板的好意，我不吃了，”胡豫文望着比自己年轻却一样发了福的店老板，咧嘴一笑，“我要赶到城里办事，中午去吃‘川北凉粉’。辣乎儿辣乎儿，加之保宁（阆中）醋的酸香，吃了受用。比吃油腻腻的羊肉米粉强多了！”

“我给你做清汤的好不好？”

“我急着进城哩。”

“吃了走吧，不耽误你办事的！”

“我不想吃了。”

李贤龙见他去意已决，尴尬一笑：“实在对不住你老人家呀！”

李贤龙家住清水乡的一沟，与胡豫文是近邻，父母双亡，就他和兄弟李贤成相依为命。李家历代赤贫，身无立锥之地。老祖宗留给他们的就是一个强健的体魄，一套足以安身立命的厨师手艺。兄弟俩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跟着堂叔李煜之背着家什，扛着丈八钹杖，脚步叮当地走村串寨，专替农家杀猪、操办婚庆与丧事，逢年过节就在场上摆摊卖肉。

冤家路窄。李贤龙与现任乡长武继周的恩怨正是因卖肉发生的。那年的端午节，时任嘉陵江渡口稽查所副所长的武继周返回清水场度假，到李贤龙的肉案买肉时要求“赊账”。李贤龙和李贤成不同意，由此得罪了武继周。武继周怀恨在心，每次返回清水场休息就找李家兄弟的麻烦。一次竟然拔枪在手，要当场击毙兄弟俩。在胡豫文的鼎力劝说下，李家兄弟赔礼道歉，方才不了了之。从那以后，兄弟俩一个迁徙到了江村坝，一个搬迁到了溪口镇，各自开个饭馆谋生。经过几年的打拼，经营规模日渐扩大了。

如今胡乡队副住店，李贤龙自然殷勤。见他不吃早饭就要进城，关照说：“晚上回来，我给您老单做清汤的！”胡豫文拍了拍肚子，打趣道：“我晚上回来住。吃的嘛，有米饭酸菜就行！人家都喊我胡大胖子了。你看我这肚皮跟怀儿婆娘一样！”李贤龙笑道：“你老人家是将军肚，不当师长也要当团长呀。”胡豫文按了按他的肚子，笑道：“大哥莫笑二哥！这里头有6个月了吧？！”李贤龙羞涩地一笑：“我的肚子——黄瓜秧秧没牵藤呵！”

事实上，李贤龙比胡豫文矮半个头，身穿宽大的白布褂，臃肿肥实，更像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

龙先飞见他们相互取笑，插了话：“你们一个当老板，一个当乡队副。肚子大，都是喝酒吃肉太多的缘故！”胡豫文叹息一声：“专署和县府的官员走马灯似地下来督办，我不陪吃陪喝行吗？唉！”李贤龙趣笑起来：“人怕出名猪怕壮。天下谁不认识划拳高手胡大爷？人家冲你的酒量来的哟！”

胡豫文苦笑起来。

清水乡得名于流经一沟的溪水。这种从崇山峻岭中透析而来的泉水，甘冽纯净、香甜可口。随着山势的蜿蜒，泉水汇聚成了潺潺的溪流，故名清水溪。加之土地肥沃，历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抗战之前就是有名的纳税大户了。

抗战胜利后，纳税大户摇身一变成了防共肃共的重点。从年初到岁末，南充专、县两级政府名目繁多的督办队络绎不绝，这家送出那家迎进。而在乡政府内部，指手划脚的人多，告刁状的人多。乡队副累死累活不讨好，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角色。然而，胡豫文在处理公务和迎来送往中游刃有余，使乡民们在征粮、征税和征丁方面减少了许多损失！

李贤龙钦佩胡豫文的正直坦诚，说一不二的胆识与魄力。每次见面总是热忱赞扬，今天当然不会例外：“乡队副呀，多亏您的干练果断，八面玲珑，保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哟！”

“萝卜花，随你夸。”胡豫文直言不讳地发泄心中的不满，“李老板，看你说的！”



我不过在武乡长的手下跑跑龙套，当个走狗而已！”

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胡豫文最看不惯下级对上级的谄媚相，骂之“溜沟子”。别人听不懂川北话，他也说不出“溜须拍马”的准确含意，便直呼“走狗”。从山大王变成乡队副以后，依然我行我素不听指挥。武乡长根本不当一回事儿。几年过去，他才渐渐明白忠于职守，认真办事，还是武乡长手下的走狗，只不过是既不咬人，也不向主人摇头摆尾的走狗而已！

“乡队副，我们走吧！”龙先飞在一边等得很久了。

“走！”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旅店。李贤龙注视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还在关照：“你们早点回来，我做清汤米粉哟！”

“要得。”

清水场离县城50华里，说远并不远，说近也不近。抗战以来，乡政府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来乡督办的官员，不管是专署的还是县上的，都是上司衙门的达官贵人，乡政府不是赠送车马费用就是大摆宴席请吃请喝。

近年来，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世风日下。官员们追逐功利，捞钱捞权，大势如此，清水乡概莫能外。就连招待客人的酒场不知什么时候演变成了战场。战场上，总要撂倒几个人才肯罢休的！

酒场既然成了战场，指挥官理所当然的就是乡长兼乡保警队长的武继周了。然而，要当好指挥官并非易事，必须具备智能和量能两个基本的条件。所谓智能就是善于察言观色，幽默含蓄，有说有笑地诱导客人进酒；量能当然是指酒量了，即使不能喝也要舍命陪君子，奉陪到底。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武乡长一条也不具备：一则话说不到点子上，口头禅倒是句句不离口。说起口头禅，也就两句：一是“他娘的”，不管大事小事，也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这样说，听的人只能从面部表情理解他的态度了。另一个是“格老子”，这是明确表示反对的意思。二则没有酒量，最多不过两三杯。三杯酒下肚就打哈欠，撇下客人昏昏欲睡了。

既然如此，让他当一个“闷罐子”，埋头吃喝，要睡觉了到办公室睡去不就得得了？不！他要逞东道主的威风！

武继周年轻时任过嘉陵江渡口稽查所的副所长，因为抓捕地下党彭中岩有功，被提拔为飞龙乡的乡队副，后来调回原籍清水当了乡长。从当基层官员的时候起，他就习惯搜集一些市井新闻在酒桌上搞笑，或用来反击灌他酒的官员。久而久之，威风演变成了酒疯。

有一次，乡政府请专县两级督办的官员喝酒，专署粮食督运处长胡豫雄见他不断打哈欠，知他要睡觉了，故意奚落他：“武乡长，今天发布啥子消息呀？”

武继周半睁半闭着眼睛，两粒磷火般的目光一闪：“消息天天有，今天更比往天多。你想听吗？！”说完嘿嘿一笑，早已搜寻到了攻击的目标。

“能不能现在说一说？！”胡豫雄撇了撇嘴，继续取笑他。

武继周不屑一顾，勾着脖子迷迷糊糊地睡觉了！众人知他的底细，也就由他去吧！可是，还没喝上两杯，他的觉就睡完了。这一醒来，话匣子立即打开，流出来

的都是奇闻怪事！

一条，某某出差在外，局长半夜摸到你家床上去啦，你晓得不？说话间眼睛一瞟，立刻有人头晕目眩，低下了头。

二条，某月某日，有人在史家堰的大槐树下抓妓女，赶走嫖客自己嫖上了。格老子！你猜他是谁？眼睛一瞪，又有一人像病人一样勾下了头。

三条，某某与某某得了阳痿病，商量着互换了老婆，结果两个男人的阳痿神奇般地治好了。他娘的！你说怪不怪？说话间眼珠子一鼓，有两人顿时像瘟鸡一样，不约而同地耷拉下了脑袋！

武继周说完三件大事，自个儿嘻嘻地乐了。客人们哪里笑得出来？正是吆五喝六的时候，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下三烂，当事人能不狼狈不堪？其他不知底细的人，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听他刺耳的尖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顷刻间，热热闹闹的酒桌冷场了，香喷喷的酒肉成了腥臭油腻之物，哪个还想吃想喝？！

话得说回来，谁的头上没有疮疤？菩萨的肚脐眼还是一个疤哩！

武继周肤色白净，面貌英俊，不像胡豫文那样鼻粗面黑，耳大嘴阔；经常穿一套白绸衫，走起路来飘飘欲仙，俨然就像一个风月场中的多情公子！乡政府中早就有人说他衣帽光光，夜夜做新郎的事情，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当面没人敢说罢了！

假如上面来的达官贵人酒喝不好、饭吃不香，乡上捞得了啥子好处？身为乡长的武继周不是不懂得这里面的学问。但是，他管不了自己的嘴巴，只顾说得痛快，事后追悔莫及。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后悔有啥用呢？

胡豫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忽地站起，拍了几下巴掌，立刻上来两个虎背熊腰的乡丁，把武乡长的胳膊一架，强行拉下“战场”，锁进了他的办公室，让他去骂去吼吧！

胡豫文把酒疯子安顿以后，当着客人的面，溜边溜沿，倒满三大杯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喝干。然后，抱拳在胸：“我向诸位赔礼道歉”。说完，把酒壶攥在手里，摆开擂台打“通关”。客人们见他态度诚恳，顿时明白：“二当家的真心敬酒哩，敞开肚子灌吧！”

胡豫文不仅是划拳高手，敬酒劝酒更是妙趣横生，一张油嘴吧哒吧哒，能把死人说活，谁不热情参与？就是输了也不敢耍赖，该喝就得喝，干杯莫啰嗦！很快，死气沉沉的酒桌又被激活，成了山吃海喝的战场！官员们酒足饭饱以后，伸出大拇指礼赞：“胡大胖子才是清水场真正的主人！”

从此，胡豫文的声名鹊起。一传十，十传百。提起清水乡的乡队副袍哥胡大爷，不仅古城县，就是在南充专员公署，乃至川北都是有名的哩！

2

红日瞳眈，朝霞满天。胡豫文和龙先飞顺着江村坝的公路向中渡口走去。

这条公路用鹅卵石铺就，直直的平平的，高出江面10来米，是通向30里外的龙门镇的惟一道路。路基的下边，一丛一丛的芭茅，高高低低，半淹半露在江中。



微风吹过，绿浪翻滚，与秋水共舞一色！

江心洲。三块绿地，两处港湾，瓜棚豆架凸现，野老村夫劳作。果园的柑橘熟了，星星点点，红的火红，黄的金黄，橙的土橙，绿的翠绿……好似江天一线中的颗颗珍珠，粒粒玛瑙。

港湾边上，停着几只偌大的木船。水手们喊叫着，又一艘上游驶来的木船靠岸了。今天渡口封航，下游上来的船舶停在下渡口，上游来的船只及木排只能靠在江心洲的港湾。木船上炊烟袅袅。洲上农家，鸡鸣于埭，犬吠于船。门扉开处，走出一个身着红色衣衫的村姑，大黑狗摇头摆尾，欢喜得在地上打滚。

前面公路上，一前一后来了两支拉船的船夫队伍——他们要把木船拉回江心洲停泊。龙先飞站在一边让路，回头看了看胡豫文。他正将军帽拎在手上，一、二、一，大步溜溜地行进。

两队正在背纤的船夫，肩上斜套着一根长长的布带，弓着腰，嘴里哼着号子，手扒足蹬，奋力行进。每队约有七八个人，头上包着一条白布帕子，套一件破烂的长衫，腰间扎起一根草绳。有人露出一条条的肋骨，也有人露出黑不溜秋的屁股。胡豫文瞧他们穷困潦倒，心生同情：“可怜的船夫呵！”

胡豫文出身在家道殷实的大家族，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少年时代不喜欢“子曰诗云”，舞枪弄棒更胜一筹。青年时代奔赴广州，进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因不习惯军旅的生活，没有毕业就返回四川从军。哪知大材小用，只当了一名职务低下的排长，不得已弃军啸林，与一伙难兄难弟在阆中县的东河坝干过打家劫舍的事情。殊不知，绿林事业难有立足之地，不得已回到原籍当了一名乡丁。毕竟是“科班”出身，才能出众，很快就当了乡队副。每天领着一二十个乡丁，爬山涉水，捕捉鸡鸣狗盗、打架斗殴或聚众赌博之徒，担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

近年来，胡豫文在与教书先生袁思民和长安乡长、拜把兄弟邓灵山的交往中，渐渐地明白了许多的道理。此刻，从船工们的困境联想到了灾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四川四川，战乱不断，官府安逸，百姓熬煎！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单是农民的青苗费就超征了两代人——60年的时间哟！

如今的情况怎样呢？五十步笑一百步，好不了！就拿督征兵丁和税捐的官员来说吧，农民稍有懈怠，暴打一顿后捆成一把麻花，再三五个用绳子串在一起，敲锣打鼓游乡示众，最后转到省第三监狱关押。

“世道黑暗哟，他妈妈的！”胡豫文索性解开军服上的纽扣，腆起肚子，边走边念诗，抒发胸中的志向：

白驹过隙四秋阴
须眉蟠腹成孺人
几回梦醒鸡鸣时
不念残生念苍生

念完，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昨天上午，胡豫文到溪口镇看望长安乡长邓灵山。竞选的事情邓乡长已经催过几次，眼看报名日期就要截止了，清水乡尚无动静。他打算跟拜把兄弟通报一下情况，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离开乡政府就出事了！

在基层开展民主选举，是春天在陪都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的事情。政协闭幕后，大后方的四川纷纷仿效政协标榜民主的做法，在农村实行乡镇长和保甲长的直接选举。如何选举呢？从乡镇长到保甲长，心中其实都不明白。当然，说不明白又都明白，前头的乌龟带头爬，后面的乌龟跟着爬呗！尽管不明不白，川北各地的竞选还是异常活跃，唯恐落在后头。

胡豫文赶到溪口镇时，邓灵山正在乡政府的会议室信誓旦旦地发表连任的竞选演讲。听到“胡大胖子来了”的禀报，迅速走出会场，见面就问他报名竞选了没有？

“没有。”

“你为啥不报名呢？兄长！”

邓灵山是胡豫文的拜把兄弟，中共地下党员。胡豫文的年龄大，个子高，肥胖，称兄长；邓灵山年轻几岁，虽不及胡豫文肥胖却远比他结实，称老弟。论思想和处事的态度，老弟远比兄长成熟。眼见胡豫文无奈的样子，邓灵山说道：“兄长呢，在我们长安乡，不仅乡长的职务争得凶，副乡长的职务也有几个人在争。你倒好，按兵不动。究竟啥子事情嘛？”

清水乡是一个有23个保的近万人口的大乡镇。南充县政府在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权。现任乡长武继周是国民党党员，任期届满，但他还想连任。官本位嘛！按照规定他可以参加竞选，连选连任。可是，他拒不传达换届选举的文件，试图用拖过报名日期的办法限制胡豫文的参选，达到独占鳌头的目的！

胡豫文愤怒不已：“武继周到现在都没有传达上头要求开展竞选的精神，我有啥法？我总不能强迫他让我报名竞选乡长，让他说我有野心吧？！”

“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就算担当一个有野心的罪名，与事业相比哪个重要？袁老师支持你创办‘群英联谊社’的时候说：‘人多力量大，何愁事不成？’又说：‘当今社会，掌握了枪杆子就如鱼得水、如鸟归林’，你既然尊他为‘诸葛孔明’，他的话你都忘了吗？”

“袁老师的话我当然记得。可是，武继周想连任，就必然不准我参选。县官不如现管，我偏偏在他的手下混饭吃！”

“竞选不是请客吃饭，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既然拿定了主意，就应该一搏到底。武继周有意排斥你，你看得出来吗？”

“我早就看出来，就是想不出对付他的办法。唉！”

邓灵山见把兄乱了方寸，立即出主意让他去县政府找县长杨鸣鹤，说道：“这样一石二鸟。既报名又控告武乡长压制民主、不准别人参选的恶劣行径！”胡豫文一听就畏难了，担心找县长不但报不上名，还丢人现眼。邓灵山焦急起来：“兄长呢，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了！竞选对你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努力去争取，

等着别人把乡长的职务让给你么？”

胡豫文低着头，不停地搓手，悄声道：“你知道他在县府抱了吴参议长的大腿。有了这只拦路虎，我就是努力争取了未必就能赢！”说完又是一声叹息。

“这是一场争斗！胜负固然难料，努力争取了不一定就赢；但是，如果坐失良机不去争取，你就赢了？一乡之长的职务虽小，却是为乡亲们谋福祉的权柄。”邓灵山循循善诱，“倘若清水乡长的职务继续落到武继周的手里，你还能乡亲们干事儿吗？”见胡豫文愣睁双眼，鼓动说，“参加竞选就是走一步看两步，越走越接近彼岸了！”

“但愿如此。”

邓灵山领着胡豫文穿过热热闹闹的菜市场，走进一家装饰一新的饭店。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大堂内人头攒动，喝酒划拳之声响起。老板李贤成见乡长光临，急忙走出柜台寒暄，又跟胡豫文握手，随即把他们领上二楼的雅间。胡豫文坐在面江的窗前，却无心浏览江岸秀丽的风光。

邓灵山点菜时，胡豫文说道：“自家兄弟，本色一点”。邓灵山笑了笑，点了白斩鸡、醋烧鲤鱼、青椒腊肉和菠菜豆花等家常菜肴，知道胡豫文爱喝酒，又要了半斤“顺庆大曲”。

碰杯之后，邓灵山为进一步启发把兄的觉悟，说了参加竞选的理由、如何竞选以及怎样才能取胜的方法。胡豫文见过世面，嘴也会说，但在与拜把兄弟共进午餐的饭桌上是插不上嘴的，此刻越听越兴奋，紫涨着脸皮频频地点头。

吃过午饭，邓灵山把胡豫文送出溪口镇。两人站在石拱桥上，湍湍的南溪叮叮咚咚流入滚滚的嘉陵江。胡豫文望着江中的白帆，听着动听的艄公号子，心胸豁然开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不激流勇进，拼搏一场？”

跨过石桥，便是南（充）岳（池）公路了。两人边走边说，到了三岔路口方才告别。邓灵山见胡豫文挺胸收腹，像一个就要出征的老兵一样朝罐子沟走去，再次叮嘱：“兄长，千万再莫延误了呵！”

“我再跟几个保长商量一下，很快定下来！”胡豫文恢复了自信。

罐子沟是长安乡到清水乡的必经之地。若干年以前，就有一条三尺宽的石板道路。这是官道，不知哪朝哪代修建。在官道的中央立了两座牌坊，表彰一李姓秀才兴办义学的善行，和一邓姓妇女自23岁守寡一生的贞节行为。年深日久，碑上的文字生了绿斑，碑主人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胡豫文穿过石头牌坊，进入罐子沟的底部。放眼望去，两山逶迤，中间一马平川，果然是一个细细长长的罐子。这是长安人祖祖辈辈留下的金罐子呵！石板大道顺着溪流建造，把连绵十里的良田隔成东西两大片。眼下，冬麦长势良好，秋风吹过，绿波起伏；那些不种冬麦的田地，碧绿的青菜长势也很诱人。

罐子沟的顶部，是一片片的冬水田，波光闪闪。有个少年，裤腿挽得高高的，提着渔网在田中捕鱼。胡豫文站在路旁抽烟解乏。刚抽了几口，看见从黄岭的石板道上下来一个人。那人头包丝帕，身着夹衣，行路风快。走拢一看，竟是第10保的胡仁才，立刻打招呼。

胡姓在清水乡是大家族。当年“湖广填四川”，大家都是一道由湖北麻城入川的嘛！两人的脾气相投，每次碰面都要亲切摆谈。胡仁才年过半百，总是谈古论今，给他讲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胡仁才接过胡豫文递来的纸烟，粗声问道：“你干啥去了？”

胡豫文见他表情凝重，倍感诧异：“我找把兄弟邓乡长商量事情去了。怎么，乡场出事了吗？”

“清水不清，浊流涌动。今天乡场又打架又开抢。你回去看吧，屁股大的地方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胡仁才一个劲地责备，“我多次劝你参加竞选，把乡长的职位争到手。你不报名还等啥？不尽早拿定主意能行？”说完扬长而去。

胡豫文急忙问道：“一家子，你到哪里去呀？”

“我到溪口镇找人。”胡仁才头也不回地说，“你快回去吧。”

胡豫文一支烟尚未抽完，就见少年提起渔网，果真网住了两条鲫鱼。想起乡场发生了事情，对失去自由的鱼儿徒劳的挣扎感到怅然，扔下烟头赶路了。穿过沟底的村落，走过山坡上的古墓群，就正式攀登黄岭了。石板道路弯弯曲曲，像一个大大的“之”字，道旁荆棘丛生，阴暗苍凉。绵延十余里的山岭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鲤鱼背，横亘在一沟和罐子沟的中间，成了长安和清水两大乡镇的分水岭！

抗战期间，日本的飞机到古城南充狂轰烂炸。涂着红膏药旗帜的飞机擦着竹梢飞过，打死过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和耕牛。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伞兵，隔岭相望的清水和长安两大乡镇率先搞起了联防。邓灵山当时在长安乡当乡队副，胡豫文便与他有了金兰之交。

当然，这也是英雄相惜的结果。

在抗日的武攻韬略方面，两人所见略同，且都喜欢使一把短枪。如果说胡豫文能够百步穿杨的话，那么邓灵山抬头能打天上的飞鹰，低头能射江边的野鸭。两人志趣相投，脾气禀性却迥然不同：一个粗犷豪放，一个细致冷静。拜把后相互取长补短，处事得心应手，关系愈益融洽了。

现在，把兄弟邓灵山说的那些话再一次在耳边响起。情真意切，肝胆相照哟！胡豫文心想：“人在江湖，义字当先。如果还不付诸行动，岂不辜负把兄弟的一片好心！”拿定主意后顿觉身轻如燕，一口气爬到陡峭的黄岭垭口，方才感到劳累。

胡豫文坐在黄桷树下歇息的时候，看见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忽高忽低，晃动着一群人影。手搭凉棚一望，不由得皱紧眉头——龙先飞领着“群英联谊社”的几个青年匆匆地赶来了。

“龙老么！”胡豫文忽地站起，“日已过午，你们成群结队地奔跑，究竟何事？”

龙先飞等人一惊！看清站在树下的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乡队副时，一个头包黑帕的大个子青年奔到跟前，哇地一声痛哭起来：“乡队副呀，我被人打了！”

“谁吃了豹子胆，敢在清水场打人？”胡豫文揭开他头上斜包的布帕，原来白白生生的颜面淤血斑斑，肿成了歪嘴。顿然惊讶，“四娃子，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武继周的狗腿子！”

“他们为啥打你？”



四娃子抽泣起来：“上午演大戏。我想挤进去看，几个站岗的人要我表态‘支持武乡长连任’，我说：‘我支持胡乡队副竞选。’刚巧16保的保长张新武进场，冲我说：‘胡豫文能当乡长？也不挂秤钩自称一下，有几斤几两？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骂他：‘张牯牛，你过河拆桥，忘了胡乡队副的好处’！说话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挥拳头。耳边突然一声枪响，脸上便挨了一枪托！”

“你为啥子不还手？”

“我不敢。”

“你要当狗熊吗？”胡豫文怒吼一声。

“他们的人多，拿着枪！”四娃子恨得咬牙切齿，“哪一天人少的时候，老子也叫他尝尝拳头的滋味！”

胡豫文愤愤不平，鼓动说：“你早晚要给我打回来！”

站在一旁的狗娃子说道：“我跑到入口处，想挤进去看戏。站岗的人挡住我，要我支持武乡长连任。我说‘不’。他就用枪托砸我。我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裤裆上，溜之大吉了！”说完得意地一笑。

“狗娃子就机灵嘛！”胡豫文见他歪戴瓜皮帽，便替他扶正。

青年们说的事情，跟胡仁才所说的大同小异，胡豫文当即明白缘由了：今天当场，乡政府上演川戏。却又一反常态，把戏场用篾席圈得严严实实的，入口处重兵把守，凡是不支持武乡长连任的人，一律不准入场观看，“调皮捣蛋”的人遭打！

“清水场以往演戏，哪有乡民为看戏打架的？我在场上一站，谁敢惹事生非？”胡豫文脸红颈涨，恨恨地说，“怪事，我离开半天，乡场就出事了，这还了得！”

龙先飞见胡豫文恼怒，急忙汇报情况：“场上交易正红火的时候，鞭炮响起，烟火缭绕。场外的人引颈张望之时，当的一声锣响，新编川戏《恩仇记》开演了！”

清水乡的青年，大都听胡豫文讲过《恩仇记》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父母双亡的刘公子投靠姐姐，在姐夫的资助下赴京赶考。中了状元之后，被朝廷任命为原籍的知县。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姐夫家报喜时，一个自称小玉的丫环拦轿告状。说她的主人王小姐被有妇之夫的张相公先奸后娶，又像抛弃旧家具一样弃之街头，妊娠6月的王小姐含冤而死了！

刘状元听了案情，非常同情王小姐的悲惨遭遇，当即打道回府，要逮捕不法之徒的张相公！县衙的跟班见状，“大人，大人”地叫个不停，说张相公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姐夫张秀才哪！刘状元惊骇不已，询问跟班：那个衣冠禽兽真是我的姐夫吗？跟班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却一个劲地说：“你想想头上的乌纱帽是怎么来的吧？”刘状元正直豪爽，受了朝廷的重用自然要为朝廷办事，当即表示：“即使张相公是我的姐夫，我也要秉公执法，大义灭亲！”

清水乡的青年们一年到头都在田间地头劳动，歇晌时总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复述《恩仇记》的故事。讲来讲去，谁都恨财大气粗、仗势欺人的张秀才，谁都颂扬公正执法的刘公子。人人期盼着有朝一日观看这出新戏。如今，有机会在家门口目睹刘公子的风采，哪肯轻易放弃呢？

“祸起看戏，不值得！”胡豫文责备龙先飞，“你给他们讲一讲！让想看戏的人